

TOMASZ MARCHEWKA

# 2 AM-SHE CALLS

午夜疑云



CYBERPUNK  
2-0-7-7

# ☒ 午夜疑云

原著：托马什·马尔海夫卡

英语改编：安尼尔拉·普拉米克，博雷斯·普加奇-穆拉什凯维奇

编辑：帕维尔·钦涅夫斯基

版面设计和桌面出版：季拉拉·厄兹登，宝琳娜·乌克夫斯卡

封面：季拉拉·厄兹登

## ■ 公元2017年

夜之城的文章都在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说歌舞伎区有家吃面的，一级棒。铺子不大，叫栾记。栾家老板娘一块抹布既抹柜台，也擦大勺。她用这把大勺捞你的面条时，你会觉得上头要多脏有多脏。还会觉得这肉说不定是下水道的耗子身上的。可如果下水道的耗子肉就是这个味道，那你宁可天天晚上都来这儿吃面。只要栾记特辣的辣子管够就行。

开出租的哪里爽呢？如果想吃东西了，我就会关掉对讲台，选好地方，停车…吃饭。爽得很。昨天叫个三层肉饼夹的三明治，今天来份小排。想吃什么我说了算。跟在 NCPD 干苦力是真不一样。你都得有空才能扒拉上两口。还是得在连轴转十二个小时下班的时候，或者是在岗上，又或者出警的路上。哪天真不干这行了，只要能像个文明人一样好好吃一顿，你绝对不会对付对付就完了。当然这话我说了不算。你去问问那些从号子里放出来的，他们都这样。

我半拉屁股坐在自己战斗出租车的机盖子上，把最后一口栾记的面条吸溜下肚。这时候对讲台响了。私人频道，号码我认识。而且非接不可。

我从摇下来的车窗把手伸进去，重重摁下连接调度台的按键。一下 - 两下 - 三下。

在途 - 空车 - 接客

三条消息迅速闪烁，变成了一条。栾记门外摆了个罐子，里面四十只吃完的面条纸盒子油乎乎地堆成一堆。我也把空盒子扔了进去。对方地址我都不用看——市中心。一直都是去那儿接她。

今儿叫车是凌晨十二点半，跟平常不大一样。这个点嘛下班实在是太晚，要说是派对结束刚浪完又太早。平常都是两点左右。出事了？不会，真要出事，她也犯不上给我打电话。人

家会找 NCPD、创伤小组、私人工作室公司的马仔，或者三家全叫。说不定已经叫了，或者说不定人姑娘有一大帮舔狗抢破头地想英雄救美。而我不过是其中的又一个傻缺罢了。再瞥了一眼消息。只有地址。没有求救、没有暗号，没有不对的地方。我还是把油门踩到了底。以防万一。

一进市中心，我就开始找麻烦。这是以前养成的习惯。干这个我拿手，麻烦找上门之前我就知道麻烦在哪儿。算是在警队那段日子留给我的离职礼物。只不过市中心例外。这儿没那么简单。在歌舞伎区，麻烦会从一把半自动突突棒子的那头出来，或者是被人用加固型指虎植入体往你脑瓢里砸。可市中心呢？市中心的麻烦不显山不露水。说不定还围着一副浆得笔挺的白领子。

接人的路上没碰着麻烦。我开到显示屏上的地址，把车停在路边。这是个新地方，以前没来过。从上到下的落地大玻璃，天花板差不多有四层楼高，华丽的大吊灯和其它地方无所不在的日式极简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门前面挤满了人，都在等着进去。一哥们儿站在那儿，面前摊着本厚厚的预约簿子。他的脑袋除了点头就没停过，但是他会一个接一个地对客人说，哎呀实在是抱歉…

她来了。我的客人。姑娘坐上车，砰地关上车门。计价器都吓尿了，赶紧跳字。

接客 - 在途

奥拉·多明戈斯。在城里她的名字是奥拉·D。D 代表深邃。还有欲望、愉悦…死亡？橄榄色的皮肤。乌黑的卷发像是一卷铁丝网，在她的脑袋上进发生长。长得好看，特别好看，但不是模特那种。更像是这一片儿最撩人的姑娘。烟嗓子。说话声音低。稍微有些口音，不多，就一点点。淡褐色的眼睛，在观众看来挺“没劲”，可奥拉说什么就是不肯换成植入体。在超梦体验的圈子里，像她这样的有种别名，叫“帮里的女人”。

“嘿，弗兰克。见到你很高兴。”她点着一根烟。“我们回家。”

“哪个家？”

“真正的那个。”

她说的是丽景区。我们开车上路。

我轻轻地调整后视探头，不是为了看路。是为了奥拉。探头的画面会传到方向盘下面稍微靠左边的一个显示器上，这样她发觉不了。皮夹克，破洞牛仔裤，膝盖露在外面。左边的窟窿那儿露着一个龇牙咧嘴的卡特里娜骷髅。脚上套着一双皮的细高跟。

奥拉吸烟的样子，就像下半辈子抽不着了一样。我估计八成是发火了，而不是压力大。

“玩得不开心？”和平时一样，我礼貌地把话递过去。说不定拉拉家常能让她消消气。她的，我的，咱们俩的气。“这点儿回家有点早啊。”

“是约会不开心。相亲。”她尽量按住火头回答。也不知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还是干超梦体验这一行的习惯。“相过亲吗？”

“这种事儿我干不来。”

她咧嘴笑了。

“不是真的谈。媒体炒作而已。工作室牵线，把可能会跟你一起合拍的人找来。看看能不能嗑个“CP”。看看大家发现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喜欢，能不能把话题带上去…去一家新开的潮店，喝点东西，坐在那儿假装忙事。能让狗仔队看见那就最好了。要是有戏呢？就能上二版，可能正式媒体是三版，但号外是头版。”

话说完，烟也抽到了头。没等熄，她又点起一根，把红通通的烟屁股扔出窗外。原来还是压力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以前从没见过她为了工作的事情这么上心。

“这么说吧，弗兰克。你明天一睁开眼就找张新闻来看。如果上面说赞恩·马格南叫一个帮里的妞儿给迷上了，就说明我有一大笔票子要进账了。靠。”

她向来不喜欢干超梦。有一次她说自己宁可去街上卖兴奋剂，但说不定你没注意到：录超梦更来钱。监视器的画面里，我看见奥拉开始坐不住了。抽烟不管用。

“那人你不喜欢？”

“也不是。”

她的脸上再度掠过笑容，但这一次不一样。这次很真诚。“太矮了？”我小心地试探。“还是太高？”

“怎么说呢，男人纹身不是为了好看。”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都没说话。这个点路上没什么车，去丽景区大概要十五分钟。算下来，我开车接她已经有八个半月了。就从她拍了大片那天晚上开始。一部浪漫剧情片，说的是一个乡土气息的瓦伦蒂诺帮姑娘，还有一个梦想着给公司当律师的六街帮肌肉男。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海伍德翻新、包装，吃了再吐出来。但是呢，它“有戏”啊。没人记得那个男主。大家只记得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走上街头是什么滋味。以前拍道上片，他们都会找个演员。通常都是那种装模作样、一膀子纹身的娘炮，嗑药嗑得没个人样，看着提词器连个破字儿都挤不出来。

奥拉熟悉丽景区，不过是以前的那个，不是今天这个漂漂亮亮、光鲜体面的丽景区。她第一次被抢是在十一岁。刚巧身上有把刀。结果那个没长眼的家伙的肝上就多了个窟窿眼儿，送急诊了。至于家庭方面，她那个孤零零的拖油瓶老爸连自己都没法照顾，更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了。当妈的三进宫，还在号子里蹲着呢。说不定哪天能出来，也说不定出不来了。像奥拉这样的姑娘一般不会去混帮派。她们最后不是给街面上五大三粗的地痞当妞，要么就是把命给送了。我呢，她的超梦我一部都没看。没这个必要。我知道一时之间成为她会是什么感觉。和求生之类的东西差不多。

帮里的女人。有戏。

工作室在市中心给她安排了一套公寓，她本来可以在里面歇几个小时。可最后她还是要回自己以前的窝。工作室拗不过她，又想给她置办一辆私人豪车，时髦还上档次的那种，开车的都是 AI。但奥拉更喜欢叫战斗出租车。也更喜欢找我。第一次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后来她又叫过一次车，两次刚好都让我接到了。就在凌晨两点左右，我出车的时候。第二次喜相逢后，她干脆要走了我的号码。

“不如这么想，”我开腔打破了沉默，“起码你公款吃了顿好的。”

“那是你，”她嗤之以鼻，“弗兰克只要能吃饱就开心。”

“你真了解我。”我笑着回答。这女的没说错。

“东西特难吃。再说，亚洲菜我欣赏不来。”“话虽这么说…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包你改主意。那儿的面条特棒。毕竟，人家只做面条生意。”她突然向我笑了，是那种让她能够

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微笑。是那种不一般的微笑。它让你看了就再也不肯忘。我肯定她自己并不自知。奥拉觉得工作室之所以开工资就是要她有“异国情调”。

“回头你有空可以带我去一次。”她补充说。我知道这是在逗我，可我还是骗自己她是当真的。我脑中想象着她坐在栾记油腻的恶心柜台前面，晃荡着两条刺了青的大腿。妈的，说不定她还真会喜欢那儿呢。

“别别别，到时候你男朋友该不高兴了。”我也来逗逗她，“听说他特别爱吃醋。”

“艾米利奥？他就是只泰迪熊。”

她是真这么以为。

“哼，在我们那片儿，泰迪熊可不会因为持械抢劫和恶意伤人蹲六年号子。”

“可能是你认识的泰迪熊没那么笨。”

“可能是。”我忍不住又笑了。“他有什么好？”

我瞄了一眼奥拉。她那副随和礼貌的面具消失了。嗯，看来拍了片子演技确实见长。现在她是真不高兴了，当面甩脸子。我还记得当年的艾米利奥，还有他的那群小弟。这帮人是我盯的。因为我负责有组织犯罪。局里的弟兄们都说要不了几年，他们准会加入瓦伦蒂诺帮。那时候他和奥拉就是一对儿。几年过去了，她当上了明星。也不知道艾米利奥混成了什么样。我的差事也已经不再是满大街逮他那样的小混混。我只是负责开车去丽景区接送他的女人。

“一直在忙些个破事。”奥拉终于回答。她知道我以前当过警察，可还是有话直说。也许她是信得过我。也许我刚好是在她觉得反正都无所谓的时候问了这个问题。“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我注意到了奥拉的表情。也许她终于明白过来，其实我是真的知道。

“他很固执，弗兰克。我总是跟他说要替将来打算。一年…或者三年以后我们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叹了口气，“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还跟刚放出来的时候一样。”

我记得很清楚。关于艾米利奥的手下当初干的那些好事。

他们起得很快，靠打劫公司车队还有敲修车店的竹杠挣了不少快钱。那些兔崽子还会以一半的行价把货再卖给原来的东家。天不怕地不怕。

特别夸张。那会儿的日子多好啊。

“你宁可让他当一个体面的夜之城好市民？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搬出丽景区？你又不是没这个钱。”

“你”，这里指的是他们俩。

“切，艾米利奥能乖乖上班？没门儿，我们过不了这种日子。”突然之间，她在街头混日子的那首歌又响了起来。当她第一次走出夜总会时耳边隐约听见的那段节奏，也是回荡在海伍德每一个角落的韵律。“要我们这种人滚出丽景区可没那么简单。”

“你们这种，奥拉？你手里不是有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吗？真正的好工作。要我说这种日子过得才踏实。”

“我吗？”她苦笑，“得了吧。我不是什么演员。干这行是为了钱，朋友。实话说吧，别看我现在这样。前一天还火，后一天就扑了。”

“打算搞个五年计划，然后回丽景区？”

“回来？想回来，你得先离开。”

到地方了。奥拉在防弹隔板上敲了两下，然后悄无声息地下了车，关上了门。我在屏幕上看到她打开家门，穿过前院，消失在一幢矮小的连栋里。丽景区这样的房子剩的不多了，能留下来的可不是因为运气好。谁敢强拆，自己的脑袋就得先搬家。

空车。

得去接下一个客人了。

## 第二天

沃森区。我恨沃森区。这一片儿就没好事。我也知道。既然有强烈的预感，就该拒载才对。我又瞄了一眼接客显示器：沃森区，城北工业区。

“我 473 号车，”我对着调度对讲台叹了口气，“这就过去。”

接客。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毛病。死犟，就是不肯吸取教训。

上次把客人送到歌舞伎区的时候，在那儿挣了不少。严格来说，歌舞伎区也是沃森的。严格来说。虎爪帮会尽量把地界上的规矩维持住。虎爪帮可以讲道理，但漩涡帮就不一样了。而他们的地盘就在北区。

在五处干了这么多年，我仍然用俯视眼光的看待这座城市，颜色标记的势力范围整齐划分，边界稍有交错，在我下方向外延展出去。五处，有组织犯罪科，帮派克星。看你问谁了。对我们来说，北区永远都是漩涡帮那群变态的地界。

一路我没遇上太多麻烦。倒不是说你开得好好的，就突然有人摇下窗户拿半自动朝你突突。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有，但一般他们开枪八成是因为你哪儿招惹人家了。我心里面清楚，但还是留意着激光瞄准打出来的红点。沃森区。我恨沃森区。我把车开到接人的地方，不熄火等着。

那人跑了出来。从哪儿跑出来的我也说不上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车子边上，磕磕绊绊地拉开车门，一个猛子插了进来。亮着一圈黄色的接客灯切成了“在途”。计价表绿光一闪，数字开始欢蹦乱跳。

“我靠，兄弟，赶紧他妈开车！”他往后座上一躺，不让外头看见，还冲我直嚷嚷。真行啊。“你他妈还等什么呢？！踩油门，赶紧的啊！”

我起步，加速，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

开了差不多才六米，街上就爆发出了一片火海。有爆炸，有闪光，但没有听见玻璃碎掉的声音。那就好。可还是跟炸了膛的钢炉似的，刺眼滚烫。不是燃烧瓶，是燃烧手雷。可以的。后座指挥开车那暴脾气哥们儿显然是惹上了不好对付的人，而且人家手里的装备可不差。我猛拉手刹，打了个横漂。引擎不干了，轮胎也吱哇乱叫。是枪声。

半自动。中口径。

我看见他们了。漩涡帮。俩男的，一个妞。左手边。他们占住了街角，正着急忙慌地对着我们打空弹匣。两个人拿着的是步枪，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枪械知识。所以大部分子弹都在往天上飞。也许有那么几发弹到了装甲车身或者防弹玻璃上。对出租车来说不疼不痒。这俩是在替第三个人打掩护，那个人…

靠。

第三个半跪在地上，在安火箭发射器。是他妈地对地火箭发射器。有一半可能是跟踪火箭。我不喜欢这种可能性。

我松开油门，刹车打到底。车子一顿，基本上就是原地停住了。我的乘客整个儿拍在隔断上。玻璃是防弹的，他的鼻子在上面砸出了一滩红，跟撞死了虫子似的。我低下身子，朝座位底下够。那两个漩涡帮的开枪是没瞄，可他们的子弹开始找着准头了。叮咣乱跳。就这样保持住，你等我…

你在这儿呢，朋友。M-76e 奥马哈。多少次紧要关头全靠这位救星。

我摇下窗户，举起枪，看见那个逼快完事了。他把发射器扛在肩头，眼睛凑上了激光瞄准镜。留给我的顶多只有两秒钟。我扣下扳机。

那人本来长脑袋的地方血花四溅。我在后视镜里看到另外两个停了下来，伸长了脖子去瞧同伴的残躯。多半是慌了，想知道他脖子上的吃饭家伙爆浆之前有没有把那个大红按钮按下去，想知道自己是不是随时会被炸上天。我猛踩油门。

右边方向打满，但愿不要被波及到。我加速。

十字路口，红灯。我停下车。又花了一点时间把奥马哈放回原处，偷偷地在监视器上瞄了一眼我的乘客。面容憔悴，气色也差，皮肤绷在刀削斧砍一样的脸颊上。眼睛凹陷，惴惴不安，放

着阳光，瞳孔张得老大。特别不自然。一看就是兴奋剂。还是不便宜的那种。

“去哪儿？”我问。估计这会儿他已经回过神，应该能说话了。我估计错了。他只是苦笑，好像没听懂，或者我在说外文一样。也许他是喘不上气了。“调度只告诉我要接人。”

“出沃森就行。”他终于哑着嗓子开腔了。“太平洲走不走？”

啊，想跑远点儿。去漩涡帮不敢去的地方。

“都这个价钱了…”我指指计价表，上头已经走完了大几百，“你想去哪儿我都没问题。”

我们走歌舞伎区出沃森，好躲开市中心堵车。再说，万一后头有尾巴，在威斯特布鲁克更容易把它们甩掉。

“嗯…”他琢磨了一会儿，我能感觉得出来他在后视镜里打量我，“还是去科罗纳多农场吧。我告诉你怎么走。”

好嘞。我估摸着这一趟说不定不吃亏。特别是这哥们儿话还不多。我喜欢嘴巴紧的。他们是我第二喜欢的乘客。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字都不说的，连气都不喘那种。

“你从哪儿学的开枪？”来了。还是逃不了得唠嗑。“当过兵？”

“不是。”我们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开了几秒钟。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混社会的时候学的？”

够犟的，这哥们儿。

“可以这么说吧。”

“你看着不像道上的。混哪儿的，兄弟？”

这下有意思了。

“官差。NCPD。”我一边回答，一边瞥了瞥他的脸色。他看上去就像光着腚一屁股坐进了冰窟窿。当场就缩了回去。“保护市民，服务城市，孩子。”

“怎么，你是负责精神病的？”他问的时候，那股敬畏的语气我以前听过一千次。你跟十个人说你是 NCPD，八个人会问你是不是暴恐机动队的。“妈的，难怪你开枪那么准。”

“有组织犯罪科。”

他再次闭上了嘴。可能是在想我有没有看到他脖子上的帮

派纹身，我是不是和总部的朋友还有联系。到底还是安静了下来。

“是这样啊……”哇哦，这人没完了，“如果说我这个礼拜包你的车呢？你看，我要去几个地方，见朋友……”

靠，相信我，我懂。不到五分钟前，一帮发飙的帮派混混还在追杀他，其中一个脑门中了颗达姆弹。要怪就怪我的乘客，跟我没关系。规矩就是这样的。大家办事都方便。漩涡帮知道我是公事公办。有人花大价钱要我把他弄出去。要寻仇，得找掏钱的那位。

“要接这种活的话你什么价钱？”他问。

“跟我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也不知道他是失望呢还是被惹火了，“那刚才算怎么回事？”

“看见车门上的字了吗？”

他又是那种好像忘了怎么说话的眼神。但他那副兴奋剂打多了的脑子最后还是反应了过来。

“看见了。战斗出租车。”

“没错。我不是保镖，我是个司机。”

“有什么区别？”

我的苍天啊。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有这么两伙人，虎爪帮和漩涡帮，碰到一块儿了。两边瞧对面都不顺眼。”

“那是……”

“人是在中立地盘上碰的头，就比方说停车场吧。然后那儿有辆车。刚好呢，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巧，你就在那车子的后备箱里缩成一团。”

“行吧……”

“你给我们打电话，订了车。我开过来，把你从车子里捞出来，把你送到想去的地方。只要你在我的出租里，你就是我的客人。”

“要是我下了车呢？”

“只要你放开门把手，咱们就两清。就这么简单。”

谢天谢地，他终于点点头，再也不说话了。我们快到了。我打开收费终端，他付钱下车。混账。这狗崽子连个小费都不

给。难怪美国不行了。



凌晨一点，周中。我和我弟兄们的时间。大家都在阿汤餐馆见。地方不大，还很老式。格格不入地插在一大片黑乎乎的海伍德高楼大厦当中。店里头从早到晚都是煎蛋培根、烤排骨，还有一股加了肉桂的滴滤咖啡无限续杯的味道。凌晨一点，周中。去阿汤餐馆正好。有些来吃饭的客人已经走人了，有些在为干通宵做准备。还有一些好像从来不会离开街头，就和阿汤餐馆的招牌一样，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创伤小组的人窝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吃喝。哪怕摘了头盔，他们看着也跟穿绿色制服的四个克隆人没什么两样。四个人点的都一样，二号餐，炒蛋。以我的经验来说，创伤的人最上道了。他们的装备是高端没错，但人家干的都是最难活，救人命啊，挣得却是卖白菜的钱。他们救的人都有钱买得起创伤保险，可是呢…他们晚饭或者早饭吃的还是鸡蛋。隔壁桌坐了两个性偶，站街的。长相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喷了发胶的头发僵硬地挺着。身上瘦得皮包骨头，看样子一个星期能吃上一顿踏实的就不错了。她们的小臂上有很深的洞。要么是磕药闹的，要么就是很久以前卖了植入体留的纪念。从桌子边经过的时候，其中一个抬起头，用眼睛盯着我。她的瞳仁闪出一段循环播放的卡连特热狗广告。没钱看义体大夫？没事，当一个会说话的人肉蛋白糊广告就好了。大堂那一头就是 NCPD 的卡座：两副长凳，条子的专座。两个人正坐在那儿喝啤酒。太年轻，所以我们彼此都不认识。这样反而更好。我的证件都已经交出去五年了。没打算再捡回来。

我从克里斯特尔身边走过去。这位漂亮得能上招贴画的女招待家里有两个小崽子要喂，笑起来的样子在夜之城属于少有的暖人心。前面就是我们的卡座。我是最后一个到的。金拳头鲍勃、斯托克斯还有佩德罗已经来了。常碰头的几个人里只有特拉维斯没露面，不过这也不奇怪。特拉维斯想来就来，想走

就走。怪人一个。

斯托克斯往旁边挤了挤，给我腾位置。佩德罗对着喝了一半的啤酒嘀咕些什么。金拳头举起咖啡杯算是问好，眼睛却盯着挂在我们头顶上的电视挪都挪不开。

几个月前我们选这儿坐就是为了这台电视。金拳头看新闻上瘾。问过他为什么。是觉得好玩吗？还是他真信上头说的？也可能他就是比较愤青，等不及想听听里面又编什么瞎话了。问过他好几次，一次都不回答。

克里斯特尔来给我点菜。老样子。四号餐。两面煎，要嫩的。加蛋加培根。裸麦面包，烤干点。还有咖啡…咖啡得可劲儿上。我的晚上才刚要开始呢。

“都去他妈的得了。”佩德罗一边嘟囔一边摆弄剩下的啤酒，“弟兄们，咱们也该退了。等日子吉利了，我就他妈撂挑子。真走。不来虚的。”

又来了。佩德罗成天到晚都在等吉利日子。什么幸运数字，还有赌钱的手气…他满脑子尽想着什么时候发达。只要机会有了，他立马撂挑子。不来虚的。佩德罗是我们几个里开车时间最长的。搞不好他就没做过别的。开了一辈子的出租，忙着接送客，他都忘了再准备一门营生，免得哪天真的改行。我、鲍勃和斯托克斯不一样…对我们来说，开车是临时混口饭吃，就是没想到会干这么长。比如说，五年这么长。

“今天又是哪一出？”我知道问佩德罗也是白问，于是找斯托克斯打听。

“德拉曼，”他咕哝着，一副烦透了老生常谈的样子，“推出了一套新的个人战斗模式。”

“不用吃喝拉撒，车费可不就便宜嘛。”佩德罗把剩下的啤酒灌进肚，举起空杯子挑眉毛招呼克里斯特尔过来。“要不了多久，我们除了去死，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拉倒吧，它们动不了咱们。”我回答说，“要是你被捆在椅子上，头上蒙着个袋子。德拉曼能冲进帮派混混的老窝把你赎出来吗？”

“我也不能啊。”佩德罗耸耸肩，“怎么，你行？”

“我干过，一次。”

“靠。”

克里斯特尔给佩德罗又上了一杯啤酒，还有他的账单。小票还没放下来呢，我就把它抢了过来。

“你过得不顺，佩德罗。”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我解释说，“应该转转运气。去买张彩票中中奖吧，猛男。”

克里斯特尔收下钱，笑了。我朝她抛了个媚眼。坐门口旁边的两个性偶站起来走了。

“听说了吗？日本街有汽车爆炸了…”斯托克斯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挑着眉毛说，“你觉得是不是虎爪帮？”

很显然，我在 NCPD 吃过公家饭，所以就有超能力了。说得好像只要穿几年制服，就能开发出特异功能，知道火车、飞机和汽车为什么会自燃一样。把发生爆炸的街区名字、车子的厂商型号扔进乌龟壳，念一句天灵灵地灵灵，然后齐活。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也许是，也许不是。”

“不是虎爪帮。”鲍勃在一边插嘴。他的镀金手指敲打着桌面，仿佛那只手自己说了算一样。“是打仗，小伙子们。”

“九频道《晚安新闻》上说的？”

“不是。几个老朋友告诉我的。”

金拳头鲍勃。他说自己以前什么零活都接，甚至连公司反情报工作都有涉猎。不用说，他就是那时候换的手。如今上头的假镀金已经开始褪色掉漆…哼，世界上最昂贵的湿疹。鲍勃没钱买新的。不过，留着它纪念当司机之前的那段光辉岁月也不错。他说的话一个字都没人信。

“继续。”

“听说是新美利坚。他们手脚不干净，想占夜之城的便宜。迈尔斯私底下正在收买城里的政客，拉他们上联邦党的贼船。她其实也不傻，知道议会这关过不去。但光是让夜之城坐下来谈就不是件小事。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人根本鸟都不鸟，因为日本人开的价钱联邦根本出不起。我们都知道在上头有什么好，对吧？在下面也一样过瘾。”

“说得好，我走一个。”佩德罗把酒杯往桌面上一磕，然后朝我点点头。“谢了，弗兰克。”

“总之，”鲍勃继续说道，“FIA 明显是来城里找帮手的，后援什么的。他们到处打听，在 BBS 上发帖，想多拉点兄弟，好以防万一。当然六街帮眼下还是先放一放。那些穿国旗的酒糟

鼻子全是大嘴巴，回头对着高音喇叭就宣传上了。人家就想悄悄摸摸地找点眼线。”

哼。我听鲍勃说过不少狗屁八卦，这回多半是编得最精彩，最没谱的一次了。要么是他说瞎话的本事见长，要么就是他的老年痴呆比我们以为的还要严重。

“嗯哼，”斯托克斯说。他没有笑，不过明显也来了兴趣。“他们找你了？”

“没有。找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几个傻缺。”鲍勃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先生们，这是要打仗了。谁要是走漏风声，人家绝对给你保险杠底下装炸弹。”

我实在是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差点没让最后一口培根呛死。我伸手去够咖啡，把哽在喉咙口的食物冲下肚，然后发现当差的卡座有动静。三个穿便衣的走过去，跟坐在那儿的两个制服打招呼。里头有一个我认识。衣裳发白，梳着中年人的偏分，是个老缉毒。至少我肯定没看走眼。

“你看着挺够呛，弗兰克。”斯托克斯说。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乐呵呵的，抽起烟来跟轮胎着了火一样，就是自己从来不带。不知道是谁教他这么跟人蹭烟抽的，但他这身本事开车实在是可惜了。他应该去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卖《圣经》。肯定不少挣，而且还能吸收几百个，不，少说也得几千个信徒入教。

“今天晚上不顺利？”

“今天晚上才刚开始。”我把最后一点咖啡灌下肚，吃不准要不要再来一杯。还没打定主意，克里斯特尔就吃力地挪过来又给我续上了。“差点就在沃森交代了。死了一个。客人没事。”

“我说呢……”斯托克斯开始坐不住了。“那什么，弗兰克，有烟吗？”

不是吧。又问我要。我不抽烟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我还是拿出一包基本上没拆过的丢在桌子上。

“从后座掏出来的。”我说着把烟推过去，“看来今天你挺走运。”

我和斯托克斯可能是关系最铁的了。我俩入行的时候差不多，他早几个星期。我们就成了好哥们儿。栾记就是斯托克斯介绍的。他还给我介绍了几家汽车店。万一你碰上不好处理的

大麻烦，他们能帮忙清理内饰上的脑浆子。斯托克斯有个老婆，生了俩崽。嫂子也是同行，不过我们从没见过。

我瞟了一眼电视上的新闻。

“…几小时前，威斯特布鲁克发生枪战。现场的 NCPD 警官判断，这是瓦伦蒂诺帮和六街帮长期火并的又一次冲突。人们本以为双方的争斗几乎已经结束，然而今天的事件证明过去两周的停火只是暂时的。很显然，涉事的两个帮派远远没有和解。最新的这次袭击事件貌似是其中一方实施的伏击行动。”

看着跟演电影似的。法医的人推着担架车，尸体就装在袋子里放在上面。摄影师甚至还捕捉到了一只胳膊从裹尸袋里垂下来的画面。切特写：推到卡特里娜纹身，梦断魂消…

再切镜头：外景。威斯特布鲁克。画面给到汤姆·布拉多克疲劳的面孔。我记得他。是个好人。一心想要替城市惩奸除恶。不肯接受 NCPD 缺人手、缺资金、缺装备的现实。而且最关键的是，缺良心。就这么现实。

“一位旁观者在本次交火中身亡。受害人是奥拉·D，又名奥拉·多明戈斯。据悉这位超梦体验明星和黑帮往来密切，她在今晚早些时候中弹。多明戈斯生前隶属于…”

切镜头：布拉多克还在说话，可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我举手示意结账。



克里斯特尔说了什么，我没听进去。我付了钱，留下小费，从座位上站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两条腿就好像热乎乎的蛋白糊果冻，但我觉得我能走。跑起来，我说，找点事情做，重要的事情。就现在。一个声音问我有没有事。可能是斯托克斯。

我跌跌撞撞地往外走，根本就是烂醉的酒疯子。

创伤小组已经走了。

我打开门。出去。

那两个性偶在角落里抽烟。是叶子。闻着味道，我眼前天

旋地转。

浓香幻化出她的面容，那天晚上坐在出租车里的她。她随着烟雾一道飞升飘散。我蹒跚地往停车场走。出租车列成一排，仿佛士兵。一、二…第三辆战斗出租车就是我的。

我坐进去。

深呼吸。五次。我用力闭上眼睛，再睁开。三次。红色。我的眼前一片红色。上面还有一个个的黑点。

一切都暗了下来。

再来五次深呼吸。

这下好多了。

我打着火，摇下车窗，一边透气一边开车。

计价表闪烁着红光。

不上客。

我没法思考。只是往前开。去哪儿完全交给握着方向盘的手。看上去像是太平洲，但我不是要回家。裹尸袋。纹身。一只胳膊，上面还有瓦伦蒂诺的纹身。这个凑巧拍到的画面简直完美。男人纹身不是为了好看的…

很快就要凌晨两点了。和每个晚上一样，我扫了一眼对讲台。差不多两点。

今晚不行。

这条路我熟悉得很，但我没在家门口停。夜晚的空气拍在我的脸上。火热火热的，哪怕是开着车子打开窗户也一样。我加速，看都不看信号灯。街上空无一人。我呼吸。再呼吸。

一出海伍德，我就决定了。上匝道，去威斯特布鲁克的。咔嚓一声，我摁开副驾杂物箱。里面的东西扑了出来：皱巴巴的汉堡盒子、甩棍。两包从前的香烟，都还剩半盒。其中一个牌子已经停产了，去年倒闭的。找到了。在最底下。

我拽出一个小型发报器，把它连在仪表盘下面。NFC 立刻把战斗出租车的固件调到了一个 NCPD 频道。

“这里是幺-A-19。10-7。今天就到这儿吧。”

“10-69，A-19。这会儿开车的时候小心点。”

“北橡区有一例 10-55。说他认识老大。牌号 NC42-223，需要 10-28。”

对话。白噪声。对话。白噪声。回忆潮水般涌了进来。天

哪，这一行的有些地方…我以前可喜欢了。或许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晚上，就那么待命着。这我在行。说不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个不错的司机。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一点。

另一个嗓音打破了白噪音。似曾相识。

“五-K-13，法医已经在宪章山接到尸体了，这里的活儿还没完。”

有了。宪章山。这就去。

K-13 是布赖恩·李。有组织犯罪科的。他那种人，穿制服不光是因为工作需要，更是因为自己觉得过瘾。镜头的宠儿。我本来也能猜到他们会派布赖恩。媒体多半已经到现场了，跟苍蝇一样。

几分钟后的宪章山。看看哪儿有闪光的警灯或者公司媒体的报道车。远处飘着一辆浮空车。民用的，肯定是 N54 或者 WNS 那群吸血的打听到了消息。我知道该从哪儿着手。

“我要不要给你老婆打个电话，提醒她你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

奥利维亚。河谷区的调度员。当你花了四个钟头在马路上把赛博精神病铲起来装袋，就因为暴恐机动队的小伙子们懒得收拾自己的烂摊子，这个时候要能听见她的声音，心里简直就跟开了花一样。没办法，收集证据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吧。

“这会儿她多半在见小情人呢。她最恨晚饭做好了却没人吃。”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该见见她。”

“你们俩一定合得来。得干活儿去了。通话结束。”

“行，晚安。K-13。”

围观的人比我想象得要少。零星的几个记者还在给明天的报道找材料。看热闹的不多。比起凌晨两点站在那儿往警戒线里瞧，威斯特布鲁克的大多数人都有其它正经事要干。两辆巡逻车。可能早就来了，这样新闻上就可以显摆出来警方对待工作是多么地严肃敬业。至少在法医到现场之前是这样。裹尸袋早送去停尸房冷藏了，所以留在这儿的人都是干脏活累活的。

我在警戒线前面停住。人还没下车，一个穿制服的菜鸟就奔了过来。他向我摆手，示意我滚蛋。我打开车门，一只脚踏了出去。

“嘿！嘿！嘿！这儿不能停车。”他直嚷嚷，那意思是随时打算把电警棍给用上，“这儿是犯罪现场。”

“是么。”

他就是不过警戒线。这就叫会叫的狗不咬人。这儿闹的动静可不小，我趁机招手示意：“布赖恩！”

我往前走了一步。菜鸟慌忙去够自己的电击棒。还没等他把家伙抽出来，一只带着毕业金戒指的厚重大手夯了他的肩膀上。

“悠着点儿，警长。这儿交给我吧。”

他就好像一张多出来的椅子一样被布赖恩拨到一边，也不敢应声。我抬起警戒线，弯腰钻了过去。这小子全程盯着我。可以的话，他瞬间就会把我电倒。最后，“小屁孩警长”终于别过头去。开始检查我的出租车，记下门上的车号。猛男，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不过今天晚上你甭想动我。

布赖恩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被他两只毛茸茸的熊爪子好一阵握。我还记得有一次他问话，拳头直接砸在一个动物帮的下巴上。那脆响，跟敲开鸡蛋壳似的。布赖恩身材魁梧，四方脸膛。满头金发打理得一丝不苟，不见一根白。他看似一副招新海报上的正面形象，可打出来的左勾拳能替夜之城金手套杯做广告。也是咱们市里的帮派混混少数真正害怕的警察之一。

“见到你可真高兴，弗兰克。”他扯着大嗓门攥我的胳膊，也许是因为热情，也许是在试试我的肌肉，“听说你现在开出租啦。可惜。好警察不干了，这是咱们队伍里的损失。不过我看得出来，你大老远开过来肯定不是为了叙旧……”

因为他能发现我的眼神开始越过他，盯上了后面一帮设置全息影像的技术专家。

“来吧，”他说，“你也是老人了，规矩也就不需要我说了吧。”

是不用。有一种舞当警察的都会跳：叫做走路的时候别他妈踩着证据。

有些事怎么都不会变。马路上用粉笔圈着尸体的位置。我们有全息影像、激光指示、实时可视化，能把资料直接打进子网的高科技。但总有那么一个警察就喜欢用粉笔。

我数了数。十八个。

一眼就能看出来哪边是哪边。技术专家已经在每个位置上都打了 3D 全息，瓦伦蒂诺帮和六街帮的半透明鬼魂幽幽地飘在溅血的路面上。尸体在被运到太平间去之前都拍了照，然后用来生成全息影像。一方是红的，另一方蓝的。两个技术专家在尸体中间小心地走动。

十个瓦伦蒂诺帮呀，统统死光光呀…

“左边 5 厘米。”其中一个技术专家说。另一个就在 NCPD 配发的接入仓键盘上敲敲打打。一个死了的帮派分子闪了闪，重新出现在 5 厘米开外的地方。“好啦。把弹道打出来，估计咱们得干到早上…”

空中出现一道道细细的绿线，纵横交错，把枪战的两边连在一起。有些打在尸体身上，其它的则不知道飞到了哪里。AI 计算的子弹轨迹。现在只能表示一下方向，不过等实验室把弹道数据发回来，整个场面就是一部 3D 电影。

十个瓦伦蒂诺帮呀…一个两个仨呀…没有奥拉。

“星期二晚上火并，常有的事。”布赖恩在我身后说道，“看上去就是最没技术含量的打埋伏。有人打了个电话，说咱们见面谈谈。还选了地方。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自家兄弟走路上被人开车打死了，想报仇…”

“能说说我不知道的吗？”我一边找一边嘀咕。十个人一个个找。

“要我说，是两边交易家伙的时候出了大篓子。六街帮手里弄到了些重火力。别看电视上专家说得跟真的一样，其实他们没打算武装起义。货比较烫手，他们想快点出掉，让它咬别人去。”

这事我是不知道，但我来不是为这个。

我一具具尸体地查看。只看红的。

布赖恩不傻，人家有眼睛，有脑子。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走到负责投影仪的那人跟前，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了些什么。一个红色的全息影像消失了。然后那里显示出了一个女人的样子。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女人。

“奥拉·D。”他像是在介绍我们认识，“全息换掉了，免得让那些干娱记的拍到。我们这位无辜的旁观者，让整个故事不那么老套的地方。超梦女星出现在黑帮拼命的现场，这种事

情可不多。”

我的眼前一片红晕。还好这一次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有什么推断没有？”我问。

“虽说你离职了，但我打赌，丽景区这一片最难搞的瓦伦蒂诺帮老大你也认识。”艾米利奥·阿吉雷。在布鲁克斯岛上吃了六年牢饭。法官说伏法会让他改头换面。还真他妈让他说对了。他交到了不少说话有分量的朋友。在里面碰到了几个华雷斯的哥们儿。学了一身新本事，回来后让地面上的街头小子们都开了眼。不服气的全被捅了：快刀屠夫吉米的人马、乔克·布伦南……”

“是，我记得。当年还在五处那会儿。”

“对。后来这种事情反而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几个瓦伦蒂诺的老大。他连自家兄弟都下得去手。”

“奥拉·D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听见我说出她的名字，布赖恩的脸抽了一下。他听出来我话里有话，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们都假装自己不知道对方知道。

“很有关系，也可以说没有关系。显然他进宫之前这俩就好上了。可是男的放出来的时候，外头才有那女的消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剧情应该是这样：他们见面的时候，她是丽景区最漂亮的姑娘，他是手里有枪的大老爷们儿。我敢说男的肯定对那女的动手，逼她出去往死里挣钱。那傻娘儿们拍了超梦不知道卷款子走人，反而又回去找不自在。听说她最近又干上了老本行，所以…都对得上。”他停下话头，看了一眼死去姑娘的全息，朝技术专家挥了挥手。全息闪了闪，不见了。一个不存在的瓦伦蒂诺帮重新显示出来代替了她。“结案。”

“所以…怎么着？”我继续说，“他们谈不拢，动了家伙，那姑娘正好遭了殃？”

“对，弗兰克。”像这种案子，你就最好不要刨根问底，觉得里头还有什么猫腻。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弟兄们把现场收拾收拾，我来写一份报告，这晚上过得，精彩刺激。故事结束。”

我点点头，但是吃不准他说得到底对不对。

有什么地方说不通，缺了点啥。

我们一言不发地站着。我等着布赖恩问我开这么远过来真正的目的。他没问。也许他有头绪，只不过现在还不需要去核实。最起码不能没好处。对，咱们的模范公仆也有一丝丝不光彩的地方。

我应该走了，但有什么东西在困扰着我，让我迈不开腿。我把所有尸体一个个看过来。没有艾米利奥。有两个脸朝下，一个侧着。也许我还没把他认出来。

“阿吉雷呢？”我问，“奥拉人来了，那他也应该在。恐怕他不会让她一个人出来吧。”

“这儿没有。”布赖恩两手一摊，“看上去这哥们儿把脏活都交给姑娘干了。挺绅士的，是吧？已经派了辆巡逻警车去丽景区找他过来，大家好好聊聊。你也知道，以防万一。不过他已经突然跑路了。”

最后看一眼全息影像。假装成她的那个，刚好位于现场的正中间。对于一个半条腿跟黑帮扯上关系，不当心闯进来的路人，这个位置有点不对劲。

“谢了，布赖恩。”我说着再次伸出手。他握的时间有一点点长。“祝你好运。”

“见到你很高兴，弗兰克。”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像你我这样的，应该联起手来。”

哼。你我这样的。

我转身离开，没有多说一句话。

先是布拉多克上了电视，宣布 NCPD 正在保护奥拉·D 被枪杀的现场。几个小时以后，布赖恩·李为了不让眼尖的媒体发现，把她的全息藏了起来。讲不过去。

查案子这么高调，说明市政厅拨了款。加班要钱，警车保养要钱，防弹衣也要钱。要是查到最后能立一份大功劳呢？那就等于明年规划市预算的时候，能给英勇的人民警察再多添点儿。这么肥的油水，你会不要？更不会把它让给布赖恩·李警探这样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咱们这位 NCPD 模范生的手可一点儿也不干净。吃拿卡要一样不少。孝敬他的都是刻意安排在各个关节上的危险人物。这些人会保证他的铁饭碗，给他提供家伙事，命令他去打发布拉多克警探这个负责 NCPD 公关的狗腿子。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还有更大的猫腻。

也许经过是这样的：布拉多克先到，走到镜头面前，说了

那些话。然后布赖恩冒了出来，把所有的死人装袋，让技术专家就位，关门赶人。问题是，为什么？

我走回停车的地方。那个年轻警察已经不在。我坐了上去。

今天就到这儿吧。开车，回家。



我怀疑能不能睡着。妈的。我开门进屋，把门带上，看了一眼床……晚安。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衣服没换，宿醉刚醒。

我看了看冰箱里头：昨天的披萨两片。在壶里闷了半天的咖啡，至少能倒出来一杯。不过咱们不是有微波炉嘛。看新闻，关于奥拉·D的事情一个字也没提。

也不奇怪。她不是上头版的料，二版或者三版还差不多。问题是，其他人就当真一点儿不也关心？还是说下令不让查她的那个人在媒体那儿也有关系？

要么就是我年纪大了，犯疑心病。

我吃完早饭，冲了个澡，发现已经大下午了。对讲台放哪儿了？我拨到提米·G的频道。

提米接得很快。

“太阳晒屁股啦！你今天去哪儿了，弗兰克亲亲？”他开口说道。那声音扑面而来，听着活像一个兴奋过头的电台主持人在朗诵《无政府主义者食谱》节选。你只有在睡不着脑子不清楚的时候调到冷门频道才会碰上他。提米。提米·G是个中间人。提米不会告诉你他给你找的活是去卖屁股。他不会告诉你他认识城里的所有人，他们也认识他。但是。但是。和城里其他中间人比，他有两样本事：他从来不会不接我的电话，还有就是我喜欢这家伙。“来说点带颜色的段子听听，兄弟。”

开玩笑的品位和老成的样子，就好像你刚上高中时碰上的那个万年留级生。

“提米，你得帮我打听点事。”我听见他吸了一口气，准备打断我，于是我抢过话头，“我有预感，有人打算在街面上出手一批大口径的家当。半自动的，机枪，可能还要猛，可能没那么猛。就是跟过节发红包一样丢街上让他们拿去打仗的那种。而且你猜怎么着…上家不是漩涡帮。”

他没有回话。“提米？”

“咱们老兄老弟的，你倒是解释解释…”他话说到一半，然后又咽了回去。难得安静了片刻。我努力回想咱俩是怎么认识的。那会儿我还在当差，他也刚入行。他在路上被我叫停。原因也特别扯，八成是尾灯坏了之类的。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巧，咱们这位傻乐呵的爱因斯坦后备箱里装满了神经反应器。跟上个礼拜沛卓石化被偷的那批一模一样。这种货可不好出手，它跟常见的植入体不对付。只有在接受了全身义体化改造的客户那里才有市场。比如说，超级公司的行刑队。我从里面抽了两成的好处，把他放走了。所以没错，咱们确实算得上老兄老弟。

“大哥，你的预感还真够特别的。”

“从一个老朋友那儿得到的情报。以前单位的朋友。”

“明白了。”他说。我肯定他是真明白了。“具体需要我打探哪方面？比如说，那批玩具会流到谁的手里？”

“我更想知道它们是打哪儿来的。”

“我的老大哥喂！”他冲我耳朵吼的这一嗓子，好像宣布要闹革命。这人怎么就这么憋不住呢。“这买卖怎么感觉你的提米老弟有点不想多打听呢。就是说…有点古怪？你看啊，我没有说不喜欢。你这人有范儿，弗兰克。人就算碰上棘手的大麻烦，也得有范儿才行。”

提米·G也许是个小丑，可他读过书。他听得出来哪些话没有明说。

“查到了的话，你知道去哪儿找我。”

“得嘞，弗兰克。回见。”

他挂了。

我离开公寓，沿着三层的走廊下楼。是啊，我也想过住得高一点。想过好几次：上面风景更好，气味没那么冲。或者是换一种难闻的路数。少一点底下反上来熏人的过期油烟，多一点有害烟尘似有似无地从通风口翻涌而出的感觉。可话又说回来，既来之则安之，所以还是他妈算了吧。我离开居住区，经过枪店，来

到卖报纸的地方，从口袋里翻出一个子儿塞进机器。这是我天天修行的功课。

我的耳边又响起佩德罗和他抨击德拉曼的那套说法。佩德罗无法理解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被科技进步的滚滚车轮无情碾压。它们会一直存在下去，雷打不动。它们是纸、出租还有现钱。那些只配用来包楼下油炸佬合成肉、白纸黑字印出来大开本报纸。一张张高高地摞在一起堆个五十层，没地方睡觉的人就有了一副上好的铺盖。从桌子底下递过来，紧紧地用猴皮筋扎成一卷的纸钱。塞满一行李袋拎着去买黑货，查都查不到。

还有出租汽车。

我买了一份《数据挖掘》，把厚厚的报纸展开。有了。头版。她跟我说过，她想上头版。只要别和《好片马上看！》里其他的那些超梦小明星站在一起脸上乐得跟个傻缺就行。

《帮里的妞：不幸卷入枪战的无辜路人》

照片是黑白的，上面的她在笑。独家报道：无辜女孩命运多舛，年少无知悔不当初。和著名男演员的约会一个字没提。也难怪。这年头谁还看这种花边？

我草草看完剩下的内容，然后拿了本《好片马上看！》在这儿呢。

《奥拉·D：最后一次约会后下落不明》

娱记就是娱记。

我留意着人名，发现了那个艺名：赞恩·马格南。

她提到过的那个男的。

我走下车库，坐进车里。把报纸放在副驾驶上之前，我又看了一眼。刚给车子打着火，我就想起一件事。

对讲台。河谷区分局的奥利维亚·加兰，私人号码。

“不是吧。”看不见她人，但听得出来她在笑。昨天晚上她值班，今天调休，这会儿可能正在品第一口咖啡呢。“想你了啊，弗兰克。”

她不露声色的挑逗语气，略略沙哑的嗓音…我也想她啊。

“听见你的声音可真好，小奥。虽然说我打这个频道不大合适。”

“没有的事，你走了反而好。老头子把局子办得跟老墨的

血汗工厂似的。你及时跳船算是不错的了。这样最起码咱俩有一个人不用陷进去。”老头子说的是拉莫斯局长。我们俩的关系还在。“听说你现在当司机了。”

“你要是想换个地方干调度，我能替你说上话。”

“还是那么会开玩笑，弗兰克……”以前负责盯梢的时候，我们会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聊天。我确实想她。“不过呢，闲话也别说那么多。你打来是为了公事，所以赶紧的吧。”

“你真伤我的心。”

“弗兰克，你我还不知道吗？”

“确实。”

“你想打听什么？”

“昨天死了个女演员，叫奥……”

“奥拉·D。”她打断我，“看过《瓦伦蒂诺复仇记》吗？她在里头可棒了。我觉得她挺厉害。”

“她是挺厉害的。”

“是吧？”

气氛僵住了。吸溜声。她真的在喝咖啡。

“数出来死了快有二十个。”我轻描淡写地说，“能给我份名单吗？”

“哦，弗兰克啊弗兰克……”

“求你帮帮忙呗？”

又吸溜了一声。咖啡杯碰在柜面上的声音。

“我看看有什么办法。”她终于说道，口吻里的笑意还在。

“你弟弟还好吗？”

“嗨，就那样。你自己保重，弗兰克。”

她挂了。

奥利维亚的弟弟也是 NCPD 的。成天坐在后勤管理科的铁栏杆后头，干些发武器、整理单子、敲图章之类的屁事。都他妈恨死这差事了。以前在五处干警探，然后有人告他贪污腐败。要不是我，小家伙肯定得吃牢饭。

我发动车子。然后伸手去够战斗出租车的终端。习惯改不掉了。我犹豫了。

不上客。

今天不做生意。

我把车开了出去。



脑电波。奥拉的工作室。他们在太平洲的南国风情酒店拍新片。我们以前是街坊。大萧条来的时候，我刚好买了自己的窝。那会儿人全跑了，觉得这儿肯定会沦落成第二个战区。接着拍电影的搬了进来，在五星大酒楼里做上了买卖，开始跟蟑螂过日子。这地方鸟不拉屎狗不理的，看着就悲催。早就点不亮的霓虹招牌，脏兮兮的窗户叫雾霾熏得不成样子，又让成年累月的酸雨硬是洗了一遍又一遍。根本就没有奔头。

脑电波。门口站着个金属下巴的大块头保安。胸前的腱子肉上别了块丁点儿小的工作室名牌。他打量着进进出出的，看谁脖子上没挂那种老式的 ID 卡。我压根就不去触这个霉头。我揪住一个技术专家，把他拖进拐角，问他想不想要“福利”：开一个钟头的小差，去喝个咖啡。一听到“福利”，他两眼放光，扔了件摄制组的卫衣过来。

我把工牌挂在脖子上，过了看门大猩猩这一关。跟我想的一样，只认证件不认人。里头的画面就奇怪了。这里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南国风情酒店，21 世纪 60 年代最为壮观的烂尾楼之一。当时有钱的大人物们一路高歌猛进杀进太平洲，竖起了一座晚期资本主义人间天堂。就在这里，南国风情酒店和海地酒店客房充足，枕头上放着迎宾的合成巧克力。还有名字古怪的大帝国商场那个丛林一样的中庭。接着爆发了危机。覆盖整个街区的项目转眼就垮，搁置在那里，一败涂地。还让几个巫毒帮的把地方给占了。南国风情的摄影棚就是想要把这一行死马当活马医的绝望尝试。纯属瞎子点灯白费力气。

门脸那儿有张脏兮兮褪了色的前台。他们居然还真的弄了几块屏幕，找了些不用怎么给钱的孩子站在旁边，负责去快递无人机那儿拿快餐，从三三两两的实习生、音效师和摄制组中

间挤过去，把他们赶开，活像一帮发育不良的牧羊犬。有时他们还会给别人指一指厕所大概的方向。衣着体面的泡泡人飘过房间，试图在气势和腔调上艳压别人一头。他们每个人都以本人为中心活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在超梦圈广袤的泥泞太空里穿行。我还注意到这群人里有几个大块头保安。老习惯。有一个我认识，以前是一个分局的。叫贾克？还是杰科？这逼胳膊上添了十多斤的肌肉。袖子好像塞了熟透的西瓜，随时都会爆开。左边的肩膀，高仿皮。高级玩意儿，不便宜。对于一个前警察来说，私营企业确实是人间天堂。钱多，麻烦少。

本来我也可以站在那儿，给一堆狗屁当保安。离开队伍以后有人找过我几次。开的条件还挺不错…待遇也好。可我就是抹不下这个面子，当不了给拍片看门的。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亮不出证件的警察，手里拎着一般条子这辈子都别想买得起的厉害家伙事。我会觉得我是在装大瓣儿蒜。我向来不喜欢装蒜。

我走到前台，若有所思地盯着屏幕。其中一块上面画了工作室的布局图：

- 1 楼：餐饮和后勤
- 2 楼：服装间
- 3 楼：技术和妆化
- 4楼：拍摄布景

是二楼。走楼梯。左转，再左转，203 号房：赞恩·马格南。找着了。

我行动了起来。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也不知道他今天拍不拍。看一下总没关系。

楼梯井里没人。我四处打量，看有没有摄像头。说不上来为什么。反正也没地方躲。二楼。我往左，然后又往左，到了他的门前。敲门。然后等着。没反应。

我转了转把手。门开着，但里面没人。只有成堆的空蛋白糊包装袋、见底的伏特加瓶子、皱成一团的脏衣服，还有其它各种乱七八糟的玩意。灯没关。演员在镜头前面辛苦装了一天之后，保安会把电掐了。所以赞恩一定还在拍戏。我转身离开。

走楼梯，去上一层。到处都是人，没有一个在意我。这就是大多数拍摄现场神奇的地方：只要你没觉得不自在，知道自

己在干什么，就没人会傻了吧唧地问你是来干嘛的。奥拉告诉过我为什么。娱乐业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说的话越少，皮笑肉不笑的时候脸就越不容易抽筋。这儿的门都关不上。一间间屋子沿着一条不短的走廊排开，长长的缆线缠在一起，每隔几米就用胶布粘在地板上，弯弯曲曲地伸进去。我走上前，看看里面是什么。超梦校准座椅。对话的片段在耳边回荡。我想听听有没有线索。

“不，不，不。这儿，就这儿。他们走进俱乐部的时候，给我一直摇到头…”

“饱和度打满。眼睛，我要哭得血红。只要视觉，你要是敢动听觉或者味觉…”

“你给我接沃森的那个技术专家。就是给《来生的女王》做情绪的那个…”

“哦，我不行了，想吐…”

“别叽叽歪歪的了，放轻松。你是喝大了来的，我们得把全片拍得原汁原味。”

我朝里面看去。这不是赞恩吗。

这位小报封面男明星的头发该重新打理了。看着就好像有人把他揉成了一个球，然后改了主意，又试着想把他重新铺平。但确实是赞恩没错。他坐在那儿，颅脑接口上连着一根粗大的导线，那些细一些的则从手腕上伸展出去。一个技术专家坐在他旁边，尽量好言好语地伺候着。

我把身份牌塞进口袋，走了进去。没人理我。我站在那儿瞧了有十秒钟，可能还不止…叫人难过的是，我找对地方了。我看着赞恩。他看不见我。戴着目镜，这人就是个睁眼瞎。那姑娘转过身来。年轻，大概过二十了？满胳膊满腿的艺伎纹身，特别密的刘海，蝙蝠衫喇叭裤不像是别人穿过的。便宜框子的紫色苍蝇镜可不是为了好看，它们还能显示诊断信息。

“我们忙着呢。”她没好气地说，就跟我是个保洁，要来打扫赞恩吐脏的地板一样，“你是本的人？告诉他可以的话，我们还要几分钟。”

“不是本让我来的。”我答道。我看着她。“我要和赞恩谈谈。就一会儿。”

“不是吧？我们已经赶不上进度了…”

她站不住了。好像那条没正形的裤子里有跳蚤，眼下正在里面咬她呢。搞不好我是个她惹不起的人。所以这个局面她打算怎么办？要么赞恩再晚半个钟头，要么她把我这个可能是VIP的人物打发走。她掐了掐指甲根。上面划过一道道叫人昏昏欲睡的纹路。

“我要和赞恩谈谈。”我不慌不忙地说。

她拿定了主意，拖着那身宽袍大袖气呼呼地走了。门是摔不上的，她只能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一捆捆的缆线被门框和门边夹住，发出闷响。

“靠……”赞恩嗞啦一声扯下尼龙扣固定的头显。房间周围的东西全都牢牢地连在设备上，他只能把设备举在手里。“你想干嘛？”

我拽过技术专家的椅子，看着他。眼睛里全是血丝，皮肤也一样。脸上红通通的，肿胀不堪，饱受伏特加摧残的肉体眼瞧着就要撑不住了。肌肉好像棉花糖一样，特别上镜。左眼底下一块刚被打出来的乌青。有意思。

“我不认识你。”他观察道。那表情就像是在鞋底子上发现了一坨新鲜的狗屎。说好了与人为善的呢。一个二版的男配，还他妈觉得头版随时都是自己的。可他不知道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妈呀，难怪奥拉讨厌他。

“你想干吗？”语速慢了了些。

“想聊聊。”我平静地回答。虽然这么做不容易。我想揍这个逼。“有几个关于奥拉·D的问题想问问你。”

“你是条子？”一个陌生人突然造访，还带了不少问题，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也算合乎逻辑。还是说……我依然在用警察思维考虑问题？“你们他妈怎么才来。”

奇怪。布赖恩想把这个案子压下去，可他的人还没有找过赞恩。哪怕是为了把报告写了呢。

“她中枪前天晚上你们见过面。”我没理会他傻了吧唧的抱怨，“挺恩爱的啊。”

他用那对喝高了的眼睛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在问他话还是在陈述事实。

“妈的，你是说那个营销炒作吧？”他答道，不知道该害怕还是该恼怒，“你上楼自己查，说不定晚饭喝酒的报销发票

还在呢。”

“嗯哼。”

“知道吗，要是我们想去开房，这钱他们也照付。”说到开房这两个字，他打了填充的脸蛋叫人反胃地咧成了一道淫笑。

“只要有人关注，给报纸拍照片，所有开销统统他们包圆。你懂吧？”

“那么你想这么做吗？”我把话头扔过去，看看他们俩到底有没有戏，“带奥拉去开房？”

“哪儿啊。兄弟，你傻啊。”他摇着头，“她男朋友…”

他的话音惶惶不安地落了下去。别看这老兄灌了那么多黄汤，关系到小命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数的。赞恩块头大，可他才是那只泰迪熊。就怕自己多说一个字，到时候瓦伦蒂诺帮就会记住自己住在哪儿，或者会坐上哪辆车的后座。

“艾米利奥我知道。”

“那么你就知道要是我碰了她会是个什么下场。”稍微好一点，开始说心里话了。这只单纯的小熊花钱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可里头还是软绵绵的。只可惜没什么良心，根本不在乎奥拉的死活。人命对你来说什么都算不上。“瓦伦蒂诺的人会在圣多明戈找个尖篱笆，把我钉在上头。那帮兄弟可不是闹着玩的。妈的，我本来都不想露这个脸。”

有意思。

“为什么不想？创作上有分歧？”

“什么呀，不是那个…她这个人不好合作，你知道吗？你比如这儿的人吧，都是正常人。”他说正常的时候，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可她，你知道吗…你知道吧？”

我想给他那只好的眼睛也来一下子。

“恐怕我不知道。你说说看呢。”

“妈的…”他坐立不安，看得出来是有顾虑，“她认识人。但不是那种…正常人。不是说她认识什么看门的，那看门的又认识个中间人，中间人有门路，万一出了事情可以找人家。她认识的人就是你要找的门路，好不好？说错一句话，眼睛瞟错地方，那你就甭想好过了。”

“她很凶吗？”

“哥们儿，你看过她片子没有啊？”

没有，哥们儿，我没看过。从来没有。但这事我不想让这个做了美黑的棉花糖知道。他还是得自己交代。

“看看就知道了，你会觉得自己浑身不自在。就好像你忍不住，就是想转过身回头看一眼，但硬是憋在了心里。她的片酬为什么那么高？就是因为人家看的是感觉。感觉成为别人是什么样的。而她就是别人。她是头…动物。你他妈根本不知道，兄弟…你根本不知道她是想逃跑还是打算咬人。”

“约会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什么吗？注意到什么没有？”

他犹豫了，但这次他是真的想找人把心里话说出来。

“帮我把那瓶维生素拿过来行吗？”

我把瓶子拿起来，里面晃荡着蓝色的液体。他身上有股伏特加的酒气。

“谢了。”赞恩喝得不快，在花时间整理头绪。他很小心，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说实话。“她和她的男朋友，在为了什么事情吵架。她朝他嚷嚷，只听到几个字。要是让他们以为我想要占她便宜的话…”

“他们会把你那玩意儿给剁下来。”

“对。”

“我就知道这么多，真的。而且我都迟到了要。”

当他说自己就知道这么多的时候，人都矮了一截。

“你还跟别人说过吗？”

“工作室的马仔。新闻报的那天晚上就过来了。他们动作是真的快。”

当然。工作室得把危机公关处理好，而且不能拖。当然。他们付钱给布赖恩，让他写报告，在地下室就把整件事给说明白了。搞不好他们都能直接帮他处理文件。毕竟这儿有这么多以前干警察的。把所有和奥拉有关的痕迹都清干净，然后是档案，然后是媒体。这得花大价钱，派不少人手，但绝对他妈一点道德都不用讲。

我站起来打算离开。

“我就知道这么多，兄弟，真的…”走出房间的时候，他的声音还在身后回荡。

我没有回头。留他一个人死气沉沉地坐在那里。他就是个

被玩腻的玩具，叫人绑在座位上，一只眼睛乌青，抱着一小罐伏特加当奶瓶子。只是又一个随时可以被处理掉的小报花边。你还是别把他当回事比较好。



他们叫他塞哈斯。开了家卖设备的铺子。当年我还是个当差的愣头青，这浓眉大眼的已经在管场子了。咱们就是那会儿认识的。我想和这人谈谈。奥拉提起过他几次，他们俩关系挺近。塞哈斯还是艾米利奥的心腹之一。足以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说不定还能告诉我奥拉为什么会去现场。

我开到店门口。对讲台闪了：奥利维亚发消息过来。够快的。非常快。我沿着名单一路往下扫：姓名、绰号。有意思。她还留了条语音信息。

“前三个是头头，高层圈子的，跟艾米利奥·阿吉雷直接联系。也就是他的左右手。三个人都到了，说明那天晚上两边不是意外碰上的。再加上我们的大明星和几个没案底的，双方还都带了小弟。”

她顿了顿，消息还没放完。安静了有那么一会儿。

“这案子你别挖太深，弗兰克。能不查就不查。我弟弟向你问好。”

她挂了。

我把车停在前门。明晃晃的霓虹灯上写着：打烊。我转转把手。开了。

空的。家里没人。硕大的盒子里塞满了毫无生气的设备。闪烁的屏幕上看似没有节目，不过细长的扬声器里低沉地放着墨西哥饶舌乐，隐约能够听到贝斯的脉动。无人机、晶体管和电线。到处都是电线，它们连接、缠绕、穿过屋子里一切，从架子上垂下来，好像一根根赛博寄生藤。有声音。从右边传过来的。拐角有个阴森的架子，上面放着导线虬结的义体。我沿着它拐过去，发现自己来得非常不是时候。

塞哈斯坐在桌子前面，双手抱着脑袋。蜷缩成了一团。两个瓦伦蒂诺帮一左一右地站在他旁边。其中一个我熟。科托。圣朱尼佩洛关了两年。靠短路吃饭的偷车贼。脾气冲动，身上背着至少两起一级谋杀的嫌疑，一直没能定罪。我不认识的另外一个瓦伦蒂诺帮开腔了。

“我们打烊了。”他说着朝我走过来。科托挥挥手拦住了他。“干嘛？”

时间闪回到五年前。奇怪得很，也是一样的场面。我穿着一件隐形的防弹背心，上面显示着“有组织犯罪科”几个大字。如果我这副打扮出现，两个瓦伦蒂诺的会很不高兴，会很紧张，但也会掂量掂量打死条子是个什么结果。会有麻烦，人人都会有麻烦。

但那是五年前。我已经不再是条子了。问题是，科托知道吗？

我上次见他可不是这个样子。左边的小臂换成了义体，身体的其它部分全是锋芒毕露的纹身，颜色特别扎眼。新式的纹身，不便宜，有几个地方可以变形。能够实时改变真皮墨水的义体。一条蛇、魔王本尊、圣处女。处女的胸前还有七把剑。

科托盯着我的眼睛，大气不敢喘。他在盘算。吃不准该说什么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断他的思路。还是应该就这么让他盘算下去。不，不能让他开动脑筋。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就当自己还有警徽护身一样。

“打烊了？那更好。”说着我往前走了一步，“想跟塞哈斯私下聊聊。”

科托一直盯着我。

“塞哈斯没空。对吧，塞哈斯？”

塞哈斯没说话。他的脸粘在手掌心里了。胳膊肘下面是雪花石膏面的三合板。血从他的手指缝里一滴、一滴、一滴…落在光滑整洁的桌面上。

“这样啊。”

科托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另一个家伙起身，围着我绕了一圈，在我背后停了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就是这样。”科托说。

他的上嘴唇翻了起来。一条会咬人不叫的疯狗。钛金牙齿

还是新的。

靠。失策了。大失策。五年前我交了警徽，今天忘了带在身上。

我的手稳稳地慢慢滑进外套里，做出要掏枪的样子。

又点了一下头。这次更加轻。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出来。我看出来了。

身后一阵急促的响动。那个瓦伦蒂诺很快。我更快。

整个世界一个猛子扎进了斯安威斯坦这杯温暖粘稠的美酒。我把力度开到最大，一个转身，但愿自己的肌肉能够吃得消。如果不能，那它们就会从骨头上被扯下来。

手。得先解决手。拿枪的手。那只手正在从枪套里拔出一把统一，准备朝我打上一梭子。我猛击他的胳膊肘。骨头折断的吓人脆响。我狠砸他的手腕。笨重的靴子踏在碎玻璃上的动静。枪掉了，从冷不丁张开的五指间掉了下来。给他的下巴飞快地再来一记，拜拜。然后我也掏枪。

太迟了。科托就在我旁边。刀子陷入我右边的肋骨，钝痛的痉挛随之而来。完了。到此为止…

要不是这块肋骨已经被换成了金属板的话。当年有个旋涡帮决定试试他的螳螂刀，给我留了这个护身符。我在急诊室躺了两个月，拿了块勋章。

去他妈的枪。我抓住科托肩头，把所有增幅后的力量集中在额头上，磕进他的前脸。刀子摔了下来。科托直接瘫倒。

斯安威斯坦在我的肌肉里奔涌、脉动、消失。明天。唉，明天啊。明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最要命的宿醉是他妈什么滋味。就好像我生生灌下了一车的百酒神，然后悔不该当初。疼痛会扎入我的身体。仿佛有人把我吊了起来，用甩棍抽得我连亲妈都不认识。老天爷。我甚至都已经感觉到了。

胳膊被我撅成三段那哥们儿缓了过来…他满嘴嚷嚷着西班牙语，朝门外冲了出去。深呼吸。一次。两次。三次。好多了。我拉过一张塑料折叠椅，坐在桌前。塞哈斯把脸抬了起来。他像条夹着尾巴的丧家犬一样看着我。不能怪他。人家刚刚也是死里逃生。

“有几个问题。”我瞥了一眼科托，确保他还躺在原地。嗯，乖。“塞哈斯？”

他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看着我。我抽了他一耳光。不重。但能打得他缓过神。

“塞哈斯。”

没有抱着头缩成一团。毕竟他是道上混饭吃的。他揉揉下巴，伸伸胳膊，恢复了点气色。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你是那个条子。替奥拉开车的。”

这我倒没料到。猝不及防啊。我都不知道该往哪方面去估计。塞哈斯知道我是谁？还是说奥拉跟他说过我的事？总觉得好像揭开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正是本人。叫我弗兰克就行。”

“甭套近乎。”他回应道。行。就按规矩来。“想干嘛？”

“想知道宪章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看新闻。星期二晚上打枪。帮派火并。没听说吗？”

我真想再抽他一耳光，这回使大劲儿。我忍住了没伸手。而是掏出枪，把它磕在桌子上。砰。也许这样他能换个口气。

“听说了。”我刻意地看着枪，慢慢开口说，“六街帮的莽骑兵跟瓦伦蒂诺热血青年干上了。一个超梦小明星不巧被卷了进去。姑娘太傻太天真，结果吃了苦头。好好一个清白大闺女，就因为没和不光彩的过去划清界限，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强暴。”

他像条落水狗一样打了个响鼻。我猜被冒犯的情绪比不高兴要多。塞哈斯老弟一副随时都要发作的样子。但他也不想被一个条子溅得满身血。该把我的底牌亮出来了。说不定他还会跟一张。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塞哈斯。要是你觉得哪儿是瞎编的，就跟我说。咱们的艾米利奥大兄弟在瓦伦蒂诺帮混得风生水起，一路可劲儿地往上爬。那是一开始。接着，他在布鲁克斯岛交了几个朋友。有哥们儿撑腰，他开始上蹿下跳。经手的货值好几万，钱多得不洗不行了。”我扫视了一下铺子。这儿一半的破烂随时准备去边境另一头开展新生活，要么就是被脏钱给勾搭到这头来的。没关系。我知道，塞哈斯也知道。“奥拉忙着在超梦圈子里打拼。他们不止一次叫她走，可她有艾米利奥这座靠山。他天不怕地不怕，她也一样。”

“别他妈扯淡了！”塞哈斯爆发得突如其来。看得出来他

也不想。可是呢，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啦。“她才不需要什么狗屁靠山。他们俩是一样的。喂不饱，你懂吗？”

“我懂。我认识她。”

“艾米利奥从没逼过她，从没告诉过她该怎么做。你他妈把俩人给搞反了。”

他突然不说了。太晚啦。滴答。就算洒出来一滴，也已经够多了。但我不能让塞哈斯看出来我心里有了数，现在还不行。

“宪章山。”我把话茬拉回去，“你的人有成堆的钱，可他们拿不住。同时呢，六街帮那边有货，就是兜里没票子。什么黑帮火并的说法，都是媒体搅和出来的，纯属彻头彻尾的狗屁。不过呢，能让市政厅热闹起来。‘对，对，死亡人数是上去了，可别看我们啊。都怪海伍德那些总喜欢互相打枪的坏蛋了啦。’就像我说的，狗屁。两边已经停火了，这我们都知道吧？”

他点点头。点得好像神经抽搐一样，但他确实在听。我继续往下说。

“艾米利奥派奥拉去谈生意。为什么？布尚已经去了，还有史密斯、希门内斯……”我把奥利维亚给的几个名字倒了出来。它们有戏。塞哈斯发现我做过功课……开始挺不住了。“也许他没让她去？她只是刚好在场，比如说，路过……”我说完了。

他什么也没说，但这次不一样。他的表情里已经没有了愤怒。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横冲直撞，想要挣扎出来。我等着。

“他们吵过架。吵得很凶。”我留意到语气里的些许伤心，“艾米利奥不想跟六街帮谈，但奥拉说服了他。说他们得考虑大局，做大买卖。不能屯着钱，得投资，鸡蛋多放进几个篮子。她说不能再傻乎乎地火并争地盘了，混帮派没奔头。”

像是她会说的话。

“那其他人怎么说？”我问，“艾米利奥到底还是老大。”

“科托跟艾米利奥走，很正常。”他擦擦挂了彩的额头，瞧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人，把一部分恨意发泄在他的身上，“在科托眼里他就跟圣母一样。可是布尚，科尔特斯、史密斯他们听那女的。也许科托说得对。也许这笔买卖不值当……”

“六箱子突击步枪还不够？”

他皱起了眉头：愤怒，还是惊讶，我说不上来。

“步枪？老兄，就不是什么枪的事……”

他不说了。他突然朝我的左肩膀望去。门嘎吱地一声。

靠。跑掉的那个。我给忘了。我顺着塞哈斯的目光望去，想看看那个瓦伦蒂诺帮搬了什么救兵。枪在桌子上，我没去拿。

来人可能六十了，可能八十。不管多大，总之是个走运的年纪。干这行的大多数连一半岁数都活不到。他们叫他神父。混黑帮的，以前是牧师，有华雷斯的背景。蹲过几年大牢。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我见过一次，圣体上布满了纹身。不过现在都遮起来了。人们说神父前一段时间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说得他好像真的受过洗一样。我很怀疑。但我不傻，知道不能明着问。

神父什么都没说。他飘然走到桌前，看都不看科托一眼。他看着我。

“结束了。”我听见了浓重的墨西哥口音。我听见自己的时间到了。“该回家了。”

塞哈斯。我还想再问他一个问题。压轴的好问题，是关于那些枪的。可塞哈斯已经不在。那里只有一具皮囊，你可以从他的双眼看出来。躯壳还在，但是光芒已经消失了。里头的人没了活气氛。

关于神父的事情，有一件肯定是真的，那就是人们不敢动他。神父是个中间人。海伍德就他一个中间人。他是个好牧人，保护手下人周全。如果必要的话，在他们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把两边拉开。又要说个故事啦。我接过一次报警，有个家伙挥着把大砍刀，随时要把另一个哥们儿的胳膊给卸下来。还能因为啥，姑娘呗。接到这种电话，你不多问，直接开枪。因为你要找的那个王八蛋必然已经他妈失心疯了。神父先到的现场。我们停下车来，就看见他站在两个头脑充血、装了义体、怒目相视的混混中间。两把大砍刀，每一把都比我的胳膊还宽。神父朝其中一个走过去，直接就是一耳光，嘴里吼着爱你的邻居之类的话，跟抢玩具一样从那货手里夺下砍刀。眼睛都没眨一下。

“结束了。”他重复，这次的声音更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在华雷斯时期的卷宗。那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命令手下缓慢而痛苦地把什么人的头皮割下来。“我们走吧。”

我站起来，去拿我的枪。动作非常、非常地慢。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枪套。

神父全程盯着我的眼睛。他走到塞哈斯面前，一只手温柔地放在他的头上，自己也躬身颌首。替塞哈斯？还是替他自己？他点点头，示意我往出口走。神父走在前面，然后替我带着门。外面站着来送行的人马。六个瓦伦蒂诺帮，已经断胳膊的那个也在里面。我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都解决了。”神父对他们说。他们的表情，先是愤怒，想要报复。现在则是彻底的顺从。他们连一个凶狠的眼神都没有给我。神父转过来对我说：“我们谈谈吧。知道你为什么还活着吗？”

“知道。”其实不知道，但我的嘴巴比脑子快。“上帝的旨意，对吧？”还挑了挑眉毛。

对，牛逼你继续。接着招惹这个能把事情摆平的人，然后再重新闹大。

“别耍小聪明。”听不出是训斥还是开玩笑。这人你根本看不透。“生命是要被尊重的。你的命，在外面等着你的那些人的命，还在里面的人的命。”

“科托没死。”

“我知道。你也是。”

尴尬的沉默。很尴尬。

“昨天晚上，有些人的行为就很不尊重生命。”神父重新开口，“今天，许多其他人来到这里，还带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你不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有些人想要寻找罪人，有些人想要把他们藏起来。但是没有人尊重过兄弟的生命，邻人的生命。”

他知道的比我多。说不定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全部来龙去脉的。

“谁有罪，神父？”

“我们出去走走。”他朝我的车子点头示意。我打开门，坐进去。他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上次这儿有人是什么时候来着？他再次打断我的思绪。“你还活着是因为她对你的评价很高。”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点点头，发动汽车。

“去哪儿？”

“我的手忍不住想要摁调度台。毕竟车里上客了不是吗？神父给我指路：直走、这里拐、回头。我们开车兜了好一会儿圈子，确保没人跟着。要想活到满脸褶子，不小心可不成。神父脸上的纹路就跟刀削斧砍一样。

“我还是头一次坐战斗出租车。”他说。假装环视了一下车里。是有目的的。他点了点防弹隔板。“正常来说我应该坐在后面，对吧？为了安全起见。”

“嗯。”我点点头，“正常来说是这个规矩。你打电话，定辆车，我来接你，再把你放下。有必要的話，把你从麻烦里捞出来。”

“就有点像现在。”

“有点。”

“等我下车的时候，我们就两清了。”

“对。”

“如果两分钟后他们一枪毙了我，那也和你没关系。”

“一旦离车，概不负责。这一趟就结束了。”

“我懂了。那么要是他们第二天半夜在黑帮见面的时候把我打死，你会来看看我吗？”

我没有回答。

他笑了。没有一丝讥讽的味道。事实上，还挺热诚。奇怪。

“左转。”

“我们去哪儿？”

“去见一个朋友。你可能想和他谈谈。但不光是这样，我觉得他必须和你谈谈。你瞧，他迷失了方向。你可以为他指路。外面有猎狗，想要见血，而且它们的动作很快。但你不是猎狗，弗兰克。你更像是一条家犬。忠诚。又乖又听话的弗兰克。总希望自己是一条狼。”

他对自己的这个比方很满意。虽然不那么引用圣经。

“在我之前还有谁去了丽景区？NCPD？”

“六街帮。当时局面很紧张，但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没人想要被别人看成软蛋，没人想要火并。只可惜，也许这些愿望是自相矛盾的。于是人人都有了麻烦。你的老朋友们最后确实来过。我告诉他们离开，说得苦口婆心。”

“闹得不愉快？”

“他们问错了问题。”

“我没有？你没叫我滚蛋。”

“他们想找替罪羊。你想要的…是原因。”他停下话头，把正确的路给我指了出来。“左边的房子。停在那儿。”

我们来到一家摇摇欲坠的旅馆前面。藏污纳垢。地处偏远。霓虹招牌还亮着。或多或少吧。半边的方，半边的官。OK，食字旁在抽抽。楼看着没人住。但其实有人。我们走进去。前台那个像看坟头的连头都懒得抬。电梯坏了，神父带着我走楼梯。二楼、三楼。一条长长的走廊，闪烁的日光灯嗡嗡作响。墙灰像化脓的痔疮一样黏糊糊地荡着。这地方一股潮湿发霉和腐烂的味道。

319号房。是神父敲的门。咚咚咚。停顿。咚咚。停顿。神父走了进去。

房间还算干净，相对来说。墙壁没有裂开。其中一面挂着台能用的大屏幕电视。除此之外，就是一张双人床，角落里两只装衣服的大行李袋，一张桌子…还有枪。很多很多枪。

我的那个朋友坐在床上。

艾米利奥·阿吉雷，跟档案里的照片比老了几岁。也重了几斤，但貌似大部分都是肌肉。宽肩膀，腱子肉，胸肌上老大一幅纹身。骷髅、鲜花，还有西班牙文…多半和死亡有关。左肩膀的地方是义体，故意露在外面。眼神疲倦，还有重重的黑眼圈。好像几天没有睡觉了一样。

艾米利奥抬起眼睛。神父说话了。墨西哥饶舌，哒哒哒，跟机关枪一样。我一个字都听不懂。速度快，但是很平静。神父总是不慌不乱。艾米利奥点头。他的眼睛垂了下去，可还有生气，鲜亮。那双眼睛的后面依然是个不服输的大老爷们儿。

他们说完了。他看着我。

“记住。只有上帝方能裁判。”神父平静地悄悄走出房间。

就剩我们两个。艾米利奥站了起来。他走近些，像是要把我瞧个仔细。明明像座肉山一样，却并没有侵犯到我的空间。奇怪。一点不像黑帮的做派。艾米利奥朝墙角嗡嗡作响的冰箱走去。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瓶750毫升装的波本，喝了一半还不到…他灌了一口，擦擦嘴，把瓶子递给我。很甜，很辣。暖意在我的骨头里散开。廉价波本是好喝。

艾米利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我拉过一张快散架的椅子。

“你想要什么？”

“答案。有几个问题要问。仅此而已。”

“现如今人人都来要答案。而且问的问题还都一个样。只不过没有人想要真相，朋友。”

“我想。而且我要问的不一样。”我又抿了一口酒。笑了。场面简直叫人笑破肚皮。他是不是也乐了？慢慢地我们发现，其实这是在她守灵。“到底是怎么回事，艾米利奥？”

“她被人打死了。这你知道。”

“说的不是宪章山，也不是丽景区。宪章山只有一堆全息，那个是结果。原因不出在那儿。”

他惊讶地看着我。

“你问的问题还真不一样。从前是警察，对吧？”

奇怪。没有帮派混混的那种咄咄逼人。说不定艾米利奥这人不那么坏…我骗谁呢。他为了一把钞票就捅了别人七刀。又一桩没人能够指认的谋杀。但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黑帮的世界，你很熟悉。”他继续说，“当然，你是对面的人，但资历够老。道上的日子，妈的，那些个破事，你都见识过。”

“怎么也比不上你。”

“这不重要。两边火并，兄弟你倒是跟我说说看，谁赢了？最后谁有面子？名声，还有好处。是让厉害的一边得了，还是有钱的一边？是谁枪多谁说了算吗？”

“这我倒从来没想过。”

“你应该想想。”他很聪明，这我没料到。咱们实话实说，我本来以为他是个管不住脾气的二货，满脑子只想着把其他的傻缺全干挺，把他们身上的钱都榨出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并且他知道这里面的门道。“我来告诉你吧。荣誉属于征服自己内心的那个人。这场仗打的是我们的精气神。看看我们，再看看六街帮。圣母玛利亚在上，新美利坚万岁。”

对讲台响了。我把手伸进口袋，暂时让艾米利奥一个人陷入沉思。是提米·G。

“问过了，结果很完蛋。你会没命的。”

还有。

“不能在这儿说。加了密也不成。你得过来一趟。”

我应该先把这事放一放，可是他又打过来一条。

“情况可不是一般的棘手…哥们儿你多小心。”

要命。我看了看艾米利奥。

“你说得对。”他说，“宪章山的事情，是结果。全息影像，光影做出来的戏法。但是原因呢？野心。不管不顾，没有底的野心。”

他将瓶子送到嘴边，这次喝了个够。然后盖上盖子，把酒放下。他胸前的骷髅在狞笑。

“是琼斯找的我。六街帮的琼斯。”他开始说道，“你不认识他。新来的，当上管事才几个月。是靠清理门户坐上去的，上头的人被他干掉了三个。跟流浪者也能搭上关系。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要说难打交道，那些王八蛋特别有一套。琼斯路道就是比别人粗。中间人喜欢他，道上兄弟尊敬他。甚至连局子里都有这位琼斯先生养的几条狗。”

不清楚他知道多少。我的事情。比如我是怎么当上喂不熟的白眼狼的。

“继续说下去。”

“琼斯有一批棘手的货要出。滚烫，扎人，所以他得赶紧处理掉。他找了我。”

“找你这个对头？谁都知道你们两边合不来。”

“停火了。”艾米利奥耸耸肩，“我们想谈。觉得搞不好其实可以一起做生意。得先拿出点诚意。象征性的内容、仪式，这些都是管用的。琼斯觉得能成。”

“奥拉认为你应该把这批货吃下来。”我来把情况确认一下，“他们手里的东西人人都想要，特别想。为什么非得找你们？你们有钱。”

“这就不是货的事，哥们儿。也不是为了钱。是因为她。向来都是因为她。”

“我不怎么明白。”

不知怎么，他的神色黯淡了下去。他这个人有没有心不好说。但就算有，现在也稀碎得不成样子了。

“她讨厌拍片子。她喜欢钱。不。她喜欢谁都不靠，靠自己。她从来没想当什么帮里的女人。从来不想当艾米利奥·阿

吉雷太太。她是奥拉·多明戈斯，她只想成为自己。”

“听起来像是她的作风。”

“是她的诅咒，兄弟。出名以前她说什么没人听。一个都没有。谁都不拿她当回事！”他站起来，攥紧了双拳。这会儿是愤怒，无助……而且他妈的很吓人。现在我知道奥拉为什么跟了他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人在审讯的时候崩溃的样子。他不一样。艾米利奥不是那种有自毁倾向的人。他的怒火有感染力，有头脑在里面，是你永远也买不起的兴奋剂。“史密斯、科尔特斯，唉，就连他妈的布尚也是……他们就想不明白人家奥拉可能是对的。她说的所有的事情。可等她跟几个记者聊过，在报纸上露了脸，坐沙发上接受了采访。突然小弟们就愿意听她的了。”

“既是大嫂又是明星。”

“这个大嫂从来就不想当明星，但她还是进去看了看是怎么回事。带了不少纪念品回来，稍带上暴涨的信心，能把这一帮偷东西的贼收拾得乖乖听话。这么跟你说吧，老兄，这种本事光看片子可学不来。”

我想起了奥拉。永远也没有一个归宿。拍摄现场不是，帮里也不是。人人都需要有个家。不然他们就会四处流浪，不断寻找。

艾米利奥靠在墙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最多还能问一两个问题，对方就要下逐客令了。

“宪章山。出什么事了？是中了埋伏吗？对面设计好的？”

“不是。但……就算是琼斯，他办的事也有点古怪。手里有东西要卖，急得很……可是开的价钱又很高。一般来说，急着出手你就不能要高价。”

“他怎么跟你说的？是武器？”

“原型。本来说好了当面给我看货。说如果不想要，我可以帮他找下家。但他相当有把握，说我绝对会他妈吃下来。看到奥拉来他慌了。害怕她会说出去。害怕得就算让两边打起来都没关系。”

“他要是相信你就好了。如果是你去，事情也不会闹得这么僵。”

“可能吧。”

他陷入了沉默，望向远处。他的痛苦一眼就看得出来。在他的脑海里有个问题在反复，一个他已经知道了答案的问题。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再也无法收拾了。

“琼斯死定了。”他补充道。

这话我信。双方开战艾米利奥能不能活下来很难说，但琼斯肯定不行。

有件事我得问问。

“她为什么一个人去？”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看到了悲痛、愤怒、伤心。我也盯着他。“有时你看到了重点，但是却串不起来。”他答道，“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想到弟兄们会听她的，从来没想到他们眼里有一个跟五年前不一样的奥拉。我特别怀念她当上明星那会儿。她做了件我一直都会做的事情：摔门走人。我以为那会儿咱们俩结束了。”

我点点头。他都说完了，把所有重要的话都说了。

我站起来。没有感谢，没有道别。我伸出手。这点面子他总要给。

“别问我为什么要问这些。”

“用不着，兄弟。她跟我说过你的事情。”



和艾米利奥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天黑了。外面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夜之城。

门外没有人。神父留下我们两个单独聊。没有看到瓦伦蒂诺的人。我还以为他们应该就在附近。也许在隔壁？我听了听。没有响动。很安静，空无一人。我走下楼梯，经过那个管房门钥匙的。他还坐在老地方。我走出门，好像一个看不见的幽灵。

我坐上车。我真的很想去找琼斯谈谈，但我在六街帮一个人也不认识。再说，还有那件事…

我的老伙计提米·G。

提米不住北区，谢天谢地。可还是没出沃森。行吧。

我和提米不常见面。大家当面碰头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我去他家也就只有那么一次。可以说他是最近才入行的。提米大部分时候都连着交互电影，接在服务器里。网络黑客的头显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中间人提米没有邻居，他有子网。和牧着羔羊的神父不一样，他不管人。在网上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也不想。也许这样最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提米·G 还能好好地活到今天。

二十分钟后，我停下车，来到被我的中间人当做老家的一片后工业荒地。那批货。琼斯急着想卖给艾米利奥手下的是什么东西来着？“原型武器。”艾米利奥很清楚那是什么，就是不想告诉我。

我走出车外。街上静得出奇。枯叶沙沙作响。是榆树。也不知道是沃森区的这一带就这样，还是说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不过要是你连着三天不带停的都是这个状态，多一次不祥的预感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让车子待命，开着摄像头，画面发到我的对讲台上。进去了以后，它就是我在外面的眼线。以防万一。

我进门，爬楼梯，没去理会那些探头。其中一个嗡嗡作响，跟着我转。疑神疑鬼的家伙。提米住在三楼。其实这一栋都是他的。要进去，你得按门铃。然后他会打开楼梯井的一道安全门。房子的其它地方都是空的。大概吧。这里就是个没人地儿，等着外头的混混不请自来，拉泡屎把它当成自己的地盘。也可能是提米把这里打理得这么没声没响的。谁知道呢。

我走到安全门前。有点后勤管理科的意思。没错，证据室。我抬手按下可视门禁，看到…

门没关。半掩着。

靠。

我赶紧伸手掏枪。仔细听。楼梯没声音。上下的单元房是空的，没声音。

现在冲下楼还来得及。跳进车子里。赶紧走。给提米打一个过去，问问什么情况。也许他只是忘记锁上了。我在骗谁呢…如果是提米，他会关两次门，再检查三回。这狗日的死活觉

得有人要害他。

我瞄了一眼对讲台。他呼我的时候是几点？没那么久，来人可能还没走。外面的探头没拍到东西。

我继续往前走，从门缝里挤进去。

又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黑乎乎的。左边，一扇门，三个房间。右边，一扇门，两个房间。选吧。右边最后一间是提米的“办公室”。一天之内开两次斯安威斯坦，我能吃得消吗？不知道。最好别冒险。

我蹑手蹑脚，沿着走廊一点点往前挪，枪管举得高高的。那是我的第三只眼。第一间房，空的。不知道是有人把这儿搜了个底朝天，还是说提米就喜欢让屋子乱着。第二间，没啥两样。脏得要死，安静得像坟头。我查了查第三间，听到下面有一声闷响。搞不好是穿堂风？一只猫，一只蝙蝠，一只耗子…

搞不好是有人在。

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们说说不定正等着呢。知道我要进去。我把枪握得更紧了，给自己壮了壮胆，迈进办公室。

提米·G坐在他那张黑客椅子上。一动不动。有东西红得不自然。从他耷拉着的嘴巴里滴滴答答往下流。一股怪味道。可能是这儿就这样。

他的脉，停了。

提米是对的。情况不是一般的棘手。

血管鼓鼓囊囊的，爆了。一定是他叫人在网上查到了位置，被人远程烧了内植装置。也许这里，现实世界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提米蹬腿的时候门自己开了。

头显还跟接入仓连着，我把它从他的脸上拿下来。轻轻地。很小心。我得看看被干掉的时候到底查到哪一步了。可以把他的最后一次进程的日志调出来。可是，可是…别人刚刚归西就乱翻人家的文件，总觉得不大合适。不过，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在接入仓的键盘上按了几下，听到脚步声就在外头。

该死。有人。一直在等着我呢。

我一只手抓着头显，另一只手拿枪。“别乱来，朋友。”我听见门外有人说。这声音实在是熟悉。就因为熟悉，所以我才没开斯安威斯坦，把自己给撕碎。“放松。把枪拿开。”

我关上保险，收起家伙。

布赖恩很平静。一点也不吃惊。这下我明白了。他在等我。没有问问题，也没有看一眼尸体。我来之前他早就到了。布赖恩从我手里把黑客的头显拿了过去。

我朝左边点点头，然后是右边。

“对。”布赖恩回答，“楼上，楼下。全都是。”他拿出一小块布，仔细地擦着头显。抹去指纹。

他用那块布捏着设备，轻轻地给提米重新戴好。

他朝门那儿点了点头。我先走。下楼梯。探头关了，一声不响。估计日志已经被删掉了吧。证据上就没问题了。没人进来，也没人出去过。干净得很。

身后传来布赖恩的声音。

“放狗。”他在…对别的什么人说。

我们出门，朝我的车走去。还没开多远，两辆巡逻警车就冲到了房子跟前。



我们进了阿汤餐馆。凌晨四点半，店里没人了。我俩朝警察的卡座走去。一个衣着平平的女人坐在那儿。我不认识。她看到了布赖恩，布赖恩朝门那儿点了点头。这个人…那神秘的女人往桌上扔了点钱，然后离开。我们坐了下来。没看见克里斯特尔。我瞥见柜台上有一只半空的咖啡壶。天哪，我好想来点那种黑乎乎的苦瓜水，就算冷了也没关系。

环顾四周：还有三个客人在，都低着头，眼神躲着我们。特拉维斯也来了，一个人坐在咱们司机的那张桌子上，朝我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哼。可能是觉得我又跟当差的混一块儿去了。

“咱们聊聊…”布赖恩先开了口，接着，“等一下。”

他看穿了我的心思，朝柜台走去。倒了两杯咖啡，一杯放在我面前。

“突击步枪是吧？”我没心情跟他兜圈子。想聊？那咱们聊呗。“去他妈的突击步枪。”

“弗兰克，你把马蜂窝捅漏了。大好的晚上，我都得给你擦屁股。48小时之前我说得很清楚：告诉你不要查。别人说话什么意思你都忘了是吧？”

“你知道我不会听。不然也就不会编故事了。”

“你昨天才入行啊？在队伍里十五年了，我是不是还要明着说，老哥们儿叫你滚蛋的意思就是真的要你滚蛋？你现在有资格对他发脾气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自己。”

说得可能没错。我啜了一口咖啡。有点沙口，肉桂没化开。我爱咖啡。

“我们这么着。”他说，“首先，你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然后，我告诉你错在哪儿了。最后，你用那颗犟驴脑袋给我琢磨明白了，这事一个字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这样你能睡个安心觉。同意吗？”

“为什么，布赖恩？你什么都不欠我的。”

“我挺喜欢你这人的。”哼。看得出来。“那个女的，对吧？一开始就不是因为她，弗兰克。等我说完你就明白了。”

我手里一张牌都没有。但那种不祥的预感又回来了。我开始接受新的现实：无休无止的不祥预感。

“一个自作聪明的六街帮枪疯子在私底下到处出货。”我开始说我的故事，“有时东西是走私的，有时是偷的，有时谁他妈知道是哪儿来的。但他手里有东西。几个星期前，他不干不净的手上接到了一颗真正的烫山芋。你我都知道这不是玩具枪。”

“不是。”

“那是什么，布赖恩？”

“我们会说到的。继续。”

“他感觉自己拿不住。得尽快转手。不过外头的风声太紧。找自己的中间人是不可能了。他联系了阿吉雷。对方有人手，而且钱多得都不知道该怎么洗。”

“你一向是个好侦探，弗兰克。”

“去你妈的，布赖恩。”

“继续。”

哼，现在我明白了。心里有数了。布赖恩也没有掌握全部的情况。有东西他没能从别人身上问出来。问错了问题。

“来啊，接着说。”他语带讥讽，“然后呢？”

“问我一个问题。”

沉默。他点点头。

“那姑娘为什么会在那里？”

“见面是她安排的。阿吉雷不想让那些举国旗的好过。他手底下的人意见不一样。一半想做这个买卖，一半不想。”

“不好意思，你等等。一个小报上的二流超梦明星，偏偏在两个黑帮说好了不动手，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打起来的节骨眼给他们牵线谈生意？”他摇摇头，是真的不信，“靠，这剧情挺精彩啊。”

“你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妈的。就该有人给她写一本书。”

说得对，布赖恩。是该有人写。

“那再往后呢，弗兰克？”

“他们见面了。六街帮发现对面来谈的不是阿吉雷，气氛紧张起来。他们不想让消息传出去。有人掏家伙，开了一枪。瓦伦蒂诺的全倒了。”

“那货呢？”

“还在六街帮手里。也许吧。没查到那一步。”

他盯着自己的咖啡，在杯底找些什么。他看上去很担心，在想事情是不是可以不用闹得这么僵。他紧张了？也可能是装出来的，希望我可以把谜题的最后一部分解开。可是这个谜我却不知道怎么解。

“问题是，”我重新开口，“琼斯在哪儿？他是不是你负责的？你不是应该去抓他，把那批棘手的货追回来吗？”

他抿了一口咖啡，四下瞥了瞥，看有没有别人在。一个都没有。连特拉维斯也不见了。我没看到有人走出去。

“几个月前，后勤管理科的几个人跟琼斯做了笔交易。NCPD 你也知道，当巡警挣不了几个子儿。但是呢，圣诞老人时不时地会把军用科技、荒坂或者沛卓石化的礼物送上门…从来就不够分。而且貌似总是上头或者特别行动科的那帮兔崽子拿油水。东西是真的好，质量也硬。卖到外头去能好好挣一笔。只要有那个琼斯这样的人跟你搭上就行了。”

“NCPD 在把烫手的武器卖给道上的兄弟？然后黑帮的人再拿来对付警察？”

“就连你这样的老油条也没想到，是吧？”

他说“老油条”，但说的不是我曾经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作为一名 NCPD 警官为人民服务。他说的是我和所有人一样，手上也收过好处。

我没有回答。

“几个礼拜前，有个脑残把包裹上的暗号打错了。这些礼物从车上掉了出来，接下来的事情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突击步枪’是什么意思，布赖恩？”

他看着我的眼睛。想知道说出事实真相我是不是吃得消。当他开口的时候，我知道他没讲瞎话。

“暴恐机动队的战斗处理器。”

“我了个去啊。”

“一点没错。”布赖恩说，“琼斯看到手里是这种货色，拉了一裤子。”

“就不能还回去吗？”

“还给谁？就在两天前，内务处已经拔掉了他一个大好的内线。人走了背字，喝凉水都塞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什么话也没讲。

“知道东西在谁手上吗？”我终于问道，“六街帮？琼斯那儿？”

他喝干咖啡，把杯子放在一边。

“这就是你没走对的那一步，弗兰克。琼斯那天晚上死在了宪章山。”

这下全明白了。不相关的事件串联起来，一个个的重点连成闪亮的绿色激光线。布赖恩在犯罪现场。奥拉的全息影像被藏了起来。当我问到枪战时奥利维亚的口吻。“我弟弟向你问好。”警方懒得在那个醉醺醺的小丑赞恩身上浪费时间。神父：“他们问错了问题。”如果只是因为六街帮，艾米利奥这辈子都不会在一家破破烂烂的汽车旅馆里面避风头。提米·G。那些“突击步枪”。

想把案子压下去的不是什么工作室。

是警方。

“线索你都擦干净了。”

“内务处在查。这里头怎么回事你都懂。”

我懂。所以我不干了。收了那么多年的脏钱，那地方已经待不住了。如果内务处串起了重点，那么我现在就不会坐在阿汤餐馆里。我会在布鲁克斯岛蹲监牢。我知道，布赖恩也知道…所以他才没有给我的脑门上来一枪。也可能是觉得他欠我的，毕竟自己接过了我留下的肥差。布赖恩·李永远也不会走。他们可能会逮住他，或者宰了他。但他永远也不会走。

“派弟兄们过去了。他们不知道那姑娘会在。如果事情顺利，我们本来能把琼斯和阿吉雷的这笔生意做好。可是你也知道，水已经泼出去了。”

水已经泼出去了。妈的。

“这种案子不能不管。补漏得快，而且一个地方都不能少。所以我也不准布拉多克插手…免得半个城市都知道了消息。”

“可你们还是去了趟丽景区。”

“是去了，不过收获不多。神父的动作更快，还聪明。如果让他发现我们要找的不光是证据，场面非闹翻天不可。”

“我跟他谈过。他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那阿吉雷呢？”

真正的问题来了。给我的考验。如果我说实话，阿吉雷不到一个礼拜就得见上帝。他们总会找到他的。艾米利奥不可能一辈子窝在悲催大酒店里。只要他在街上露头，就连神父也甭想保他。艾米利奥知道琼斯想要卖给他的是什么。我他妈才不给布赖恩提供情况呢。

“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我扯了个谎，“跟他聊过，他不知道闹这么大背后是为了什么。”

布赖恩扬起半边眉毛。

“你确定吗？”他犹豫了。

“确定。”

我起码可以为了她这么做，为了她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行吧，东西找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布赖恩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姑娘的事情对不住啊。”

红色。血红。和她死的那天我眼前的一片红晕一样。

我把它压了下去。

我站起来。咖啡没动。

布赖恩还坐在那儿，点了一根烟。他的案子已经结了。

我走出去。



开车。兜着圈子。我不想回家，不想让这一天结束。结束的话，奥拉·多明戈斯的案子就算告破了。案子。老天，我说话怎么跟他妈警察一样。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也许我刚刚完成了最后一次调查。没别警徽，没有防暴盾牌，没穿防弹背心，但是干净，守的规矩比当年的要强。

街上空无一人。现在去上班太早，回家又太晚。

有警笛声。妈的。我发现它是在冲我响。得靠边停。我这是在哪儿？周围没人，也没车。

夜之城的文章都在不起眼的小地方…我没动脑子。就这么开车出城，到了没人地儿，从此再也没有了音信。妈的。我没走对的可能是两步。也许布赖恩根本就不想放过我。

他妈的。

我停下来。

巡警下了车。

小地方。就是奥拉·D死的那天抄我车牌的小兔崽子。他咧嘴笑了。

小地方。他会用尾灯坏了当借口把我叫停，用他那根电棒子砸门进来。

按照地方法规，我应该待在车里。如果我出去，他就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我从车里走出来。

警棍充满了电，劈啪作响，亮得晃眼。哼。不是布赖恩，他才不会派这种半吊子的货色来呢。完全就是碰巧。一次盲目、愚蠢，并且可悲的意外。

他向后甩动警棍，像是在打棒球。

他没看见我的拳头。它砸烂了他的鼻子。没看见我的靴子。它踢折了他的膝盖。他什么都没看见，他瞎了。没看见我一下

下地把他生生地打倒在潮湿的地上。警棍从手里掉了下来。肋骨就像枯树枝一样一根根断开。

我也看不见他。我看见了一片红色。我看见了布赖恩，他们会杀了他，或者把他关一辈子。我看见了塞哈斯，成了手足兄弟眼里的过街老鼠。我看见了艾米利奥，他的心碎成了渣，再也没有机会向琼斯报仇。我看见了佩德罗，哼，他可算等到了吉利日子。至少我希望他会。

直到斯安威斯坦从我的眼中消散，从血管里淡去，我这才停下来。那小鬼警察四肢扭曲地躺在地上，浑身上下全是血，有出气没进气。

我大口呼吸。

几乎站都站不直。

一点也不痛快。